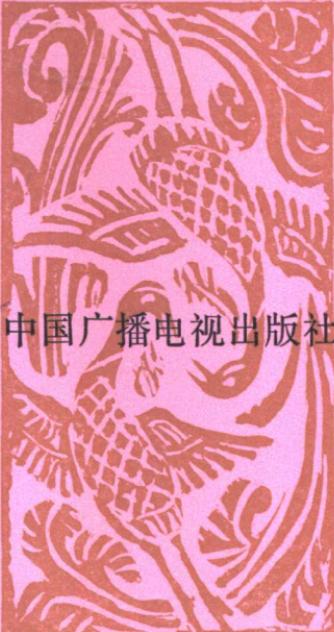




賞欣欣口讀閱

古典文学部分 (十)

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稿选
阅读和欣赏
YUEDU HE XINSHANG

古典文学部分（十）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

本集编辑：

董扶其 刘 刚
周锡炎 于 红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阅读和欣赏
古典文学部分（十）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

*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.25印张 110(千)字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47,000 册
统一书号10236·026 定价 0.47 元

目 录

- 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简介 安旗 (1)
今夕何夕 感慨弥深
- 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赏析 余恕诚 (10)
春雨形象好 诗人情操高
- 杜甫《春夜喜雨》赏析 项雷 (18)
虽为异类 情亦犹人
- 谈李贺《苏小小墓》和《秋来》 张燕瑾 (25)
- 李商隐《隋宫》赏析 刘学锴 (33)
- 于漱《古宴曲》赏析 陈志明 (41)
大幅度的跳跃
- 范成大《催租行》赏析 霍松林 (44)
诗人遗嘱留人间 爱国精神万代传
- 介绍陆游《示儿》 李易 (49)
美人如玉剑如虹
- 龚自珍《夜坐》欣赏 刘斯翰 (55)
安得繁花落四时
- 读龚自珍《西郊落花歌》 胡绍棠 (63)
- 李煜《虞美人》和《浪淘沙》赏析 金启华 (70)
荷花与归梦
- 周邦彦《苏幕遮》赏析 钟婴 (76)

中秋抒怀的佳作

——辛弃疾《太常引》赏析 陆永品 (83)

一首反映农村生活的杰作

——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赏析 陆永品 (87)

惊鸿别浦故国思

——读朱彝尊《长亭怨慢·雁》 胡绍棠 (91)

纯真朴实而情深意切

——分析马致远的两首小令 宋浩庆 (96)

酸甜乐府尝味

——介绍贯云石《寿阳曲》和徐再思

《水仙子》 吴战垒 (104)

喜笑怒骂 皆成文章

——介绍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 刘世友 (111)

[附] 与高司谏书

议论风生记墨池 勉人为学寓意深

——介绍曾巩《墨池记》 龚德芳 (123)

[附] 墨池记

理足气盛 劲悍廉厉

——介绍王安石《答司马谏议书》 唐永德 (132)

介绍宋濂《送东阳马生序》 吴功正 (140)

“漫笔”欣赏 张中行 (148)

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简介

安 旗

昨夜吴中雪，子猷佳兴发。万里浮云卷碧山，青天中道流孤月。孤月沧浪河汉清，北斗错落长庚明。怀余对酒夜霜白，玉床金井冰峥嵘。人生飘忽百年内，且须酣畅万古情。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，坐令鼻息吹虹霓。君不能学哥舒，横行青海夜带刀，西屠石堡取紫袍。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值一杯水。世人闻此皆掉头，有如东风射马耳。鱼目亦笑我，谓与明月同。骅骝拳跼不能食，蹇驴得志鸣春风。折扬黄华合流俗，晋君听琴枉清角。巴人谁肯和阳春，楚地犹来贱奇璞。黄金散尽交不成，白首为儒身被轻。一谈一笑失颜色，苍蝇贝锦喧谤声。曾参岂是杀人者，谗言三及慈母惊。与君论心握君手，荣辱于余亦何有？孔圣犹闻伤凤麟，董龙更是何鸡狗！一生傲岸苦不谐，恩疏媒劳志多乖。严陵高揖汉天子，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。达亦不足贵，穷亦不足悲。韩信羞将绛灌比，祢衡耻逐屠沽儿。君不见李北海，英风豪气今何在？君不见裴尚书，土坟三尺蒿棘居。少年早欲五湖去，见此弥将钟鼎疏。

唐朝的黄金时代，所谓的“开天盛世”，到了天宝年间，已经是阴影重重。正象《红楼梦》第二回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里却也尽上来了。”

这时的唐玄宗，骄奢淫逸之心正在有增无已。宰相李林甫、宦官高力士、内戚杨国忠等人勾结在一起，助纣为虐，作威作福，他们对外则穷兵黩武，滥事征伐，对内则屡兴大狱，诛逐忠良。天宝中期发生了一系列冤假错案，其中震动全国的就有三起：

首先是天宝五载的韦坚一案。陕州刺史韦坚，以开漕运有功，升任刑部尚书。李林甫一伙恐他得势，便以交通外官、谋立太子的罪名，奏请玄宗将韦坚贬出朝廷。然后又派酷吏罗希弼、吉温等人，前去大搞刑讯逼供，终置韦坚于死地。曾与李白有过交往的“酒中八仙”之一的李适之，因受株连，也被贬出长安。李适之听说罗希弼、吉温要来，害怕受不了他们的酷刑，干脆自杀。李白的好朋友崔国辅，是韦坚的下级，也受株连，被贬到湘阴，最后也死在那里。

紧接着是天宝六载的李邕、裴敦复一案。北海太守李邕，以文章、书法知名天下，又敢于反对权贵，当时人们把他比作“干将莫邪”，认为他有宰相之才，因此受到李林甫一伙的嫉妒。他们唆使贪污犯柳勣诬告李邕讪谤朝政，奏请玄宗将他下狱审讯。李邕自然不服。李林甫又派罗希弼、吉温前去逼供，竟将年届七十高龄的李邕活活打死在刑庭之上。淄川太守裴敦复，因受株连，同时下狱，亦被刑讯致死。李白和李邕、裴敦复均有交往，和李邕还有较深的友谊。

过了两年，天宝八载，又有石堡之役和王忠嗣之死。石堡在青海，是中国和吐蕃交界处的一个小城，开元末年为吐

蕃占据。王忠嗣是开元、天宝中首屈一指的优秀将领。他赤胆忠心，智勇双全，但主张持重安边，反对滥用武力，唐玄宗派他率领大军，攻取石堡。他认为石堡这个仅有三百守军的小城，“得之无益于国，不得亦无损于国”，朝廷不应该为此弹丸之地兴师动众。况且，其地易守难攻，势必要牺牲成千上万士卒的生命，消耗大量的民脂民膏，方能获胜，其结果是得不偿失。因此，他直言极谏，主张伺机而行。玄宗不但不听，反而认为王忠嗣“阻挠军功”。天宝八载六月，玄宗改派安西节度使哥舒翰率大军六万出兵青海。石堡虽然是攻下来了，但六万将士也死伤殆尽，果然如王忠嗣所预料的那样。就在这时，李林甫使人诬陷王忠嗣阴谋拥立太子为帝。玄宗将王忠嗣下狱，几乎处以死刑，后改贬汉阳太守。不久，王忠嗣便忧愤而死。

就在一代忠臣良将和大批无辜人民的尸体、白骨之上，就在几万将士和无数孤寡的血泊、泪海之中，李林甫等人给唐玄宗献上了“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皇帝”的尊号。

接二连三的冤狱，牵四挂五的株连，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，州县官吏更是重足而立，整个唐王朝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。特别是石堡一役伤亡数万的消息传来，举国震动。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。就在这时，一支鸣镝冲天而起，划破黑暗的长空，发出尖锐的呼啸，直指昏君和奸臣。这就是李白的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一诗。

这时，李白已经年近半百，正流落在金陵一带。李白一生曾经两次入长安。第一次入长安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返。在唐王朝的大门上碰破了头也不得其门而入。第二次入长安，虽然是奉诏入朝，但因他不愿意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，结

果是被赶出长安。这一次更是一跤从天上跌落到地下。他对大唐王朝抱着满腔热忱，一心想辅助明主济苍生、安社稷，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失败。从天宝三载去朝以来，这一时期，他心中充满了理想破灭的痛苦，充满了报国无路的悲哀，更充满了对唐玄宗和李林甫等人的怨恨。正因为李白本人的处境和心情如此，所以他朝政的昏暗和世道的不公，感受就特别敏锐和深刻。当他客居金陵期间，听到一次又一次的冤案，听到一批又一批的忠良和无辜遭到迫害，听到石堡城下尸骨如山，血流成河……他的心怎能不激动呢？他自己一颗受重创的心也是鲜血淋漓啊！一代忠良和无辜人民的血和他心上的血汇流到一起，变成了沸腾的熔岩，在他胸中回旋激荡，在寻找着喷火口。天宝八载的冬天，金陵一带下了一场大雪，李白的朋友王十二在雪后的月夜独自一人喝酒时，想起李白来，写了一首《寒夜独酌有怀》的诗，送给李白，并要李白答他一首。这一来就触发了李白的诗兴，牵动了李白的愁肠。于是，多日来，甚至多年来压在心头的愤懑，便象火山一样爆发了。这就是李白的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一诗。

诗的开头一段写道：“昨夜吴中雪，子猷佳兴发。万里浮云卷碧山，青天中道流孤月。孤月沧浪河汉清，北斗错落长庚明。怀余对酒夜霜白，玉床金井冰峥嵘。”这一段写的是王十二寒夜独酌的情景。“吴中”，是指金陵一带，即今南京一带。“子猷”，即王子猷，是晋朝的高士。传说王子猷在一个雪夜想起他的朋友戴安道来，不顾百里之遥，便乘兴而往；快到戴安道门前时，却又兴尽而返。后世诗人常以这个“雪夜访戴”的故事，表示高人逸士在雪后的雅兴。这里的“子猷佳兴发”，就是借王子猷指王十二雪后对酒怀人；在一场大

雪之后，大地变成了白茫茫一片，好象万里浮云把青山绿水都席卷一空，一轮孤月在夜空中向人间洒下清冷的光辉，还有参差不齐的北斗星和明亮耀眼的长庚星也挂在天上。就在这样的雪后的月夜，王十二独自一人一边喝酒，一边写着怀念李白的诗，直到夜深，院子里的井栏上都结满了冰凌。

可能王十二写的诗里，除了怀念李白，也有怀才不遇，同病相怜的意思。因此，李白在诗中描写了王十二寒夜独酌的情景之后，紧接着就有这样两句：“人生飘忽百年内，且须酣畅万古情。”意思是说，人生在世不过百年，时间是很短促的，怎能老在愁闷中过日子！还是把心中的愁闷痛痛快快地吐出来吧！

以上好象是全诗的一个小引，它既介绍了这首诗的产生，又引起以下的正文。

以下，李白就大抒愤懑，大发牢骚。每当悲愤达到极点时，李白常常以反语出之。譬如诗的第二段就完全是反话：“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，坐令鼻息吹虹霓，君不能学哥舒，横行青海夜带刀，西屠石堡取紫袍。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值一杯水。世人闻此皆掉头，有如东风射马耳。”“狸膏”，是用狐狸的脂肪熬成的油膏，在斗鸡时抹在鸡的头上，对方的鸡一闻见这种气味，往往不战而逃。“金距”，是带锯齿的铁片，在斗鸡时缚在鸡足上，可以增强杀伤力。使用“狸膏”、“金距”是当时斗鸡取胜的秘诀。这段诗的大意是这样：“王十二啊，你既不能学一套斗鸡术侍候皇帝玩乐，因此而飞黄腾达；你又不能学哥舒翰带兵血洗石堡，马上就升官发财。你只会坐在寒窗下吟诗作赋有什么用？千言万语还不值一杯水！你写得再好有谁赏识？东风射马耳，对牛弹七弦，

白费心血罢了。”

通过这一段反话，李白巧妙地发泄了他对石堡一役的义愤，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政策，并且戳穿了盛唐广开才路的真相，原来朝廷要的是奴才，要的是屠刀。

再下面一段：“鱼目亦笑我，谓与明月同。骅骝拳跼不能食，蹇驴志得鸣春风。折扬黄华合流俗，晋君听琴枉清角。巴人谁肯和阳春，楚地犹来贱奇璞。黄金散尽交不成，白首为儒身被轻。一谈一笑失颜色，苍蝇贝锦喧谤声。曾参岂是杀人者，谗言三及慈母惊。”这段诗的大意是这样：“死鱼眼睛竟然冒充明月，也要来嘲笑我！千里马因在圈里不得奔驰，破毛驴反而迎着春风得意地嘶鸣，庸俗的歌曲到处流行，惊天动地的乐章反而没人欣赏。巴国之中有谁能歌唱‘阳春’、‘白雪’？楚国这地方也从来是把璞玉当成石头。我不但长期怀才不遇，而且一言一笑都动辄得咎。没完没了的谣言向我袭来，好象讨厌的苍蝇围着我嗡嗡。曾参哪里是杀人犯啊，但是接二连三的谣言竟把他母亲也吓得翻墙跑了。”

在这一段中，诗人感慨自己大半生怀才不遇，报国无门，而且横遭谗谤，屡受迫害。并通过自身的遭遇，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是非颠倒，好坏颠倒，美丑颠倒，真假颠倒。

大概王十二和李白住的地方相距不远。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，王十二已在他的寓所，所以李白能和他握手谈心：“与君论心握君手，荣辱于余亦何有？孔圣犹闻伤凤麟，董龙更是何鸡狗！”董龙是前秦苻生的宠臣，专以媚上为能事。宰相王墧为人正直，不愿和这种人来往。有人劝王墧还是和董龙敷衍一下为好，王墧骂道：“董龙鸡狗不如，我干吗理他！”李白在这里是用董龙指李林甫等人。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这

样：“王十二啊，我发这些牢骚并不是计较个人荣辱。个人荣辱对我算得了什么？孔子是圣人，还一辈子不得志呢！因此凤凰不出世也引起他悲伤，感到自己没有出路，麒麟出世也引起他悲伤，感到自己生不逢时。孔子尚且如此，何况我李白！有人劝我和李林甫等人敷衍一下，可能有点办法。李林甫是什么东西！和董龙一样，鸡狗不如！我即使穷困至死，也决不向他们低头。”

紧接着，李白更进一步表示了对唐玄宗的失望、不满，甚至轻蔑：“一生傲岸苦不谐，恩疏媒劳志多乖。严凌高揖汉天子，何必长剑拄颐侍玉阶！达亦不足贵，穷亦不足悲。韩信羞将绛灌比，祢衡耻逐屠沽儿。”这一段诗的大意是：“我这人一辈子就是不会溜须拍马，所以和权贵们合不来，也不讨皇帝的喜爱，使得引荐我的人也白费力气。既然我济苍生、安社稷的理想不能实现，我又何必用长剑拄着下巴颐儿站在玉阶之上侍候人呢？因此，我就象汉代的隐士严光一样，向汉武帝拱拱手就拂袖而去了，依然当他的老百姓去了。飞黄腾达有什么可贵？穷困一世又有什么可悲？要叫我和李林甫一伙同朝共事，我还感到羞耻呢！”

这一大段痛快淋漓的牢骚，表现了李白的嶙峋傲骨和高贵品质。他从政入朝是为了辅佐有道之君济苍生、安社稷，而不是给无道之君当奴仆。一旦发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实现，他便毅然去朝。宁可穷困一生，也不趋炎附势，同流合污。

最后，李白写道：“君不见李北海，英风豪气今何在？君不见裴尚书，土坟三尺蒿棘居。少年早欲五湖去，闻此弥将钟鼎疏。”这一段的大意是：“王十二啊，你不见李北海么，他的英风豪气多么令人钦佩，但是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你不见

裴尚书么，可怜他坟头上都长满野草了！这些国家的栋梁都接二连三被杀害了！我少年时代早已有出世的思想，这些年下来，经见了这些事情，更把高官厚禄看得和粪土一样了。”在最后一段中，李白对李邕、裴敦复之冤死，表示了沉痛的哀悼。声声悲愤的呼号，无异是向整个社会控诉，控诉封建专制的暴政，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决裂。

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这首诗，既是李白抒愤懑发牢骚之作，又是反映天宝年间时事之作。由于李白所抒的愤懑，所发的牢骚，和一代忠良的冤屈密切相关，和广大人民的血泪密切相关，因此诗人的不平之鸣，也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正义的呼声。由于李白所反映的时事，是经过他心灵冶炼过的，是用他的血泪铸造过的，我们从中可以感到诗人的刚直不阿的性格，仗义执言的勇气，与人民同休戚共命运的强烈感情。因此，这首诗就具有与史书不同的作用和力量。诗歌如何既抒发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同时又反映现实，反映时代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李白这首诗是很有启示性的，其思想高度在历代诗歌中也是罕见的。

天宝中期的冤案和石堡之役，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，也标志着唐王朝政治的急转直下。这样重大的事件，在《全唐诗》中却很少有人反映。在诗歌中作出迅速反映，并表示了鲜明态度的，只有李白和杜甫。就在事件发生的当时，他们一个在金陵写出了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，一个在长安写出了《兵车行》，两位诗人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，奋不顾身地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。这两首诗好象是两座丰碑大碣，矗立在“开元盛世”的下坡路口，矗立在历史的大道上，在千年以后还激动人们的心灵，启发人们深思。

今夕何夕 感慨弥深 ——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赏析

余 惑 诚

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是与他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诗写作时间相去不远，而在内容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一首名作。卫八，是杜甫的旧友；处士，指未做官的读书人。诗是这样的：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
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
少壮能几时？鬓发各已苍！
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
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。
问答乃未已，驱儿罗酒浆。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梁。
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
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

这首诗是公元七五九年春天，杜甫去东京洛阳探望之后，返回华州途中所作。在这前不久，唐朝廷军队与安庆绪、史思明的叛乱军队在相州大战，遭到惨重损失，洛阳、潼关一线再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。卫八处士的住处，大概接近华州治所，离开动乱的中心地带已经比较远。杜甫在经过一路奔波，目睹了象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中所写的种种乱离景象之后，又来到这位朋友家里，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夜晚。

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天上参商二星一东一西，此升彼落，永远不能相见；人生会面之难，经常就象参商二星一样。这开头，就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诗篇，明明是相见，却从不见写起。

“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”《诗经》里有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”的话。这里用了“今夕何夕”，便把“见此良人”的意思隐括进去了。而在“今夕何夕”中间加一个“复”字，感叹的情味就更重。诗人激动地说：“今夜究竟是怎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，能和您共对烛光、聚首长谈啊！”烛光所能照临的范围是很有限的，所以“共此灯烛光”给人心理上的感觉也就更接近、更亲切。从艰难和久别中突然进入此种境界，真有如梦如迷之感。

“少壮能几时？鬓发各已苍！”久别重逢，共对烛光，自然首先会注意到对方容貌的变化。别离时都是年轻少壮，但今夜烛光却照出彼此已经鬓发斑白了。这两句本来可以用直陈的方式进行叙述，但诗人用了“少壮能几时”这样设问的语气，就增加了文字的波澜，表现了深沉的喟叹和惊悸不安的心情。这正是旧友乍见时，由外表变化很自然地引起的人生感慨。

“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”访，是询问、打听。旧友相见，除慨叹自身变化外，紧接着又不免要问到有关亲朋故旧的下落，但不问则已，一问却有半数已不在人间了，这使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，心里火辣辣地难受。按说，杜甫这一年才四十八岁，在一般情况下何至亲故已经死亡一半呢？这是有安史之乱作为背景的。如果说诗篇开头的“人生不相见”已经隐隐透露了时代气氛，那末这种亲故半数死亡，则明显地反映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。“惊呼热中肠”，已经由“少壮能几时”的一般人生感慨，转为对时代乱离的又一次惊心而痛切的回顾了。

“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”哪里想到二十年之后，还能再次走上您的客堂。这里“焉知”二字含意值得琢磨，好象是庆幸未曾想到能够如此，又象是慨叹人世艰难，怎能想象二十年才得见此一面。其实，这是忧喜交并，两方面的意思兼而有之。如果我们将上一句“惊呼”所包含的感情有充分的体会，就可以进而感到“焉知”二句把更为复杂的心理，表现得多么周到深切。有上面访旧而引起的“惊呼”，才会有这种慨叹。其中既包含能够活到今日的幸存的欣慰，又带着痛伤。

二十年后，“重上君子堂”，感到有什么突出的变化呢？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”这里仍然不免有倏忽之间彼此已过中年的感慨，但是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，眼前却出现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。新一代在成长，也许从他们的面貌和举止中，还能忆起老朋友旧日的某些影子，这又不免是一种安慰。细细比较“儿女忽成行”的“忽”字，和“鬓发各已苍”的“已”字，能够看到感情色彩的变化，“已”字比较沉重，而“忽”字则稍显轻松，似乎带有意外的喜悦。

“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。”如果说上两句感情已转向轻松，那么这两句就有进一步的发展了。孩子们把诗人作为父亲的挚友来尊敬，也可能是出于礼貌，但怡然而敬，就不止出于礼貌了，因而让人感到亲切和由衷的喜悦。这里，写孩子们天真的态度和问话，正是反映了朋友对自己的情谊。

“问答乃未已，驱儿罗酒浆。”孩子们同诗人还没有说完话，就被他们的父亲叫去张罗摆酒待客的事儿了。从“问答乃未已”，可以看出孩子们和远道而来的客人谈话兴致之高；而不等话说完，就差遣孩子们去摆设酒菜，则又表现主人急于要设宴为朋友接风洗尘。这两句语气紧凑，表现出热烈而匆忙的气氛。

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”说是备办酒席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珍馐异味——不过是从菜园中刚剪来的韭菜和新煮的掺有黄米的二米饭而已。有人说，简单的饭菜表现了处士家风，这自然是不错的，但战乱给中原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，恐怕也是重要原因。不过，这种只是随其所有而待客，倒是最能体现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谊。间有黄粱的米饭香软可口，初春的韭菜，更是鲜嫩而芬芳。春夜沉沉，细雨笼罩的茅屋里，当这种饭菜的香气似乎随着灯烛的光影，满室弥漫的时候，这屋子该是显得多么温暖和足以令人陶醉啊！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，用了大体上对偶的句式，这种偶句的出现，反映了诗人情绪的上扬。

“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”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春雨之夜端起酒杯话旧，一般似乎应该是细斟慢酌，但主人强调会面困难，几乎不让客人停歇，一连就劝了十大杯酒，这正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。